



新冠肺炎期間，姚人多率領海基會團隊在機場迎接滯留湖北國人返台。

姚人多：堅持做對的事 文《編輯部》

姚人多 2018 年 7 月由總統府副秘書長轉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在有限的資源及空間下，努力為兩岸的交流貢獻心力，持續強化海基會功能。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海基會在第一線居間聯繫協助滯留湖北國人返台、協助滯陸國人取得慢性病處方藥物、並透過台商替血友病童千里送藥，令社會大眾印象深刻。

本刊於 5 月下旬專訪姚人多秘書長，侃侃而談這 1 年 10 個多月的日子裡，從居住證、稅制、台商返台投資、中共代理人修法、到大陸疫情爆發，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他也總結，在目前的兩岸局勢下擔任海基會秘書長，這段歷練在他的人生中，留下光榮的印記，也是過去 4 年擔任公職生涯中最美麗的回憶。

Q1：您在就任海基會秘書長前是否有設定要實現的目標？達成了嗎？這份工作跟前一份公職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我自始至終唯一的自我認同就是我是一個社會學家，海基會秘書長這個身分是後來加上去的。社會學家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社會建構、社會結構的存在，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會被定型，形成難以撼動的結構，不是說不能改變，但是需要時間。海基會亦然，它的形象會被固定、被定型，要挑戰它、重新形塑它，需要花很多力氣。身為一個社會學家，不管在那個職務上，我最想要做的是重新定義一些事情。

海基會是個很特殊的單位，隨著政黨輪替、兩岸關係的演進職能忽大忽小。但我不服氣，就是要挑戰它，海基會是民主政治的一環，不應自我限縮、甚至自我懷疑，我要證明民進黨執政下的海基會，還是能夠發揮強大的功能。我在任兩年來謹守分際，也從未對對岸口出惡言。我認為，秘書長必須帶頭做改變，唯有超越藍綠，讓海基會成為「政治免疫區」，不論政黨輪替，海基會就是海基會，它的功能和價值不會改變。

Q2：您在海基會任內最驕傲的成就以及覺得遺憾的地方？

兩岸官方往來中斷、海基會也無法和對岸順暢溝通的現況下，這個潤滑劑的角色落在台商身上。我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時候，不用喝那麼多酒，也不需要接觸和處理實際個案。確認來海基會後，總統交代我：要好好照顧台

商。我上任後，靠著一顆赤誠的心和一杯一杯紅酒，跟原本質疑綠營的台商喝出兄弟情誼，把酒言歡是一種老派的方式，卻也是情感交流最好的模式。我很感謝這些台商朋友願意給予海基會肯定，願意繼續出席海基會傳統的三節聯誼活動，這點讓我特別的有成就感。

海基會的核心業務，主要是受政府委託處理兩岸往來涉及公權力之協商、交流與服務事項。說到有無遺憾的地方，在這兩年的任內，沒有機會參與到「協商」這塊，難免在我心中會有小小的遺憾。



姚人多與本刊讀者分享這1年10個多月的心路歷程。

Q3: 期間遇到過什麼難題嗎? 最大的阻力是什麼?

台灣是民主多元的社會，民眾對各項公共事務有不同的見解是很正常的事。台商處境，在兩岸始終會面臨質疑的眼光，大陸當局對台商越好，台灣社會對台商就越反彈，對於台商的認知也就越糟糕。如何撕掉對「台商」、甚至是對「陸配」的負面標籤，是我艱巨的使命之一。

譬如，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海基會的責任及使命，就是接回滯留在湖北的國人，但這與整個台灣社會的氛圍不符，整個任務的困難度非常高。但我們仍然盡全力完成使命，從居住證、境外資金匯回、台商返台投資、反滲透法修法、到替血友病童千里送藥，這一路



走來，即便是部分，總也是勉力在逆境中找方法求突破。

Q4: 目前兩岸交流協商呈現停滯的狀態，部分輿論批評海基會的功能整個停擺，您怎麼看待?

海基會的功能取決於兩岸關係，這是大環境使然，我們只能在逆境中設法發揮功能、達成政府委託的各項任務。我很自豪地認為，在疫情這段期間，會裡上上下下的同仁證明了海基會存在的價值，這也是我蠻有成就感的地方，我來這裡兩年，交給下一任秘書長的是一個不需要再去跟社會證明自己價值的海基會。唯有確保海基會就是海基會，超越黨派、不分藍綠，肩負起兩岸溝通橋樑的重任，對兩岸關係才是健康正向的。

Q5: 從《中共代理人》的提案修法到立法院通過《反滲透法》，我知道您在立法過程中積極為台商喉舌，也承受不小的壓力，對於結果，您如何評斷?

「中共代理人」是指那些專門替中共做一些傷害台灣事情的人。台灣是台商的家，他們想家，他們愛家，他們不會做傷害家的事，台商不是中共代理人。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中共代理人」這五個字一定要從台商頭上拿掉，這點我做到了。

然而，中共對台灣社會、政治的滲透無孔不入，政府當然有需要採取適當的防禦作為，布建民主防護網，這一點放諸世界其他國家亦然。因此，反中共滲透行為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只是違法或不違法的行為態

靠著一杯一杯紅酒，姚人多與台商會長喝出兄弟情誼。左為台南市市長黃偉哲。

樣要明確，這樣對台商、台生或是對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而言，方有明確的法律依循。

Q6：您以社會學者身分進入公部門參與現實政治，您眼中的台商是什麼樣的群體？

我來海基會之後，對台商的印象也改觀許多。在我看來，台商可以說是「有錢的弱勢者」，夾在兩岸中間誠惶誠恐，深怕講錯一句話身家財產就都沒了。生意人本來就是要賺錢，賺錢不容易，要在中國大陸賺錢更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其實台商有很多不得不的苦衷。他們心繫家園，賺了錢回饋鄉里，台商應該有合理的定位，而不是成為任何政治勢力、任何政黨的禁臠。

台商是海基會服務的對象之一，維護台商合法權益、為台商發聲，是海基會的天職。只要是對的事，那怕衝撞現有體制、民意，會搞得遍體鱗傷，也要堅持去做。如果連海基會都不做，台商真的就求助無門了。身為一個社會學家，就應該堅持做對的事。

Q7：您即將離開海基會，有什麼話想對所有大陸台商說？

我常常開玩笑的說，我現在可能是全台灣認識最多台商的社會學家。這是一個機緣，也是一份責任。我有一個雄心壯志，我要幫我那些台商朋友們寫一本書，把他們辛苦奮鬥、猶豫徬徨、左右為難、在夾縫中努力活下來的故事，透過社會學的角度寫給全世界的人看。兄弟是一輩子的事，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我想引用我最喜歡的英國歷史學家 E. P. Thompson 書中的一段話做為結束。不管兩岸局勢未來會如何變化，不管外在世界加諸於他們身上有多少標籤與偏見，「但是，是他們走過了那段社會紛擾的巨變歲月，而不是我們，他們的期盼和願景就他們的經驗而言是有根有據的」。兄弟們，我會把你們的故事寫出來的，等我。☺

去年台商秋節聯誼晚宴結束前，張小月董事長、姚人多秘書長率海基會同仁上台向與會台商致意。

